

中國畫家叢書

勢 呵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画家丛书

势 呵

刘綱紀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92452

205#

龔 賢

刘綱紀 著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長樂路六七二弄三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二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 5/16 插頁 9 字數 25,000

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7,000

統一書號：8081·4894

定 價：四 角



出版說明

我国繪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傳統，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留傳下来的繪画作品和理論著作，是我国文化中的一宗珍貴的遺產，值得我們重視。

为了便于广大的美术爱好者和美术工作者对中国繪画史的学习和研究，我們出版了这套資料性的中国画家丛书。对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画家陸續介紹，每本书以介紹一个画家为主，对于年代相近、画种相近和画派相近的画家，則几个画家一起介紹，如徐熙与黃筌，馬远与夏珪等等。对于所介紹的每个画家，虽着重于画家生平、艺术成就和作品評價等方面的介紹，而对画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艺术思想亦作了相应的分析。这套丛书的出版，固然对讀者在增加繪画史的知識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书中所引用的資料还有不够全面、文字不够通俗和对画家的分析不够客觀或缺少历史观点的地方。这些缺点，我們愿意和作者共同努力，加强毛泽东思想和文艺方針的学习，以批判的态度来繼承我国历代的优秀遺產，把这套丛书出版得更好，使其更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业服务，同时希望广大讀者针对丛书中的缺点和謬誤，及时提出批評和指正。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一、龔賢的生平和艺术活动

龔賢，字半千，又字野遺，号柴丈人，大约明亡以后又名豈賢。生于1599年(明万历27年)前后，死于1689年(清康熙28年)。^①他大约活了90岁左右，几乎活完了整个17世纪。龔賢的故乡在江苏的崑山，但他很早就迁居南京，等于是南京人了。^②

- ① 龔賢的生年不可确考。晚年龔賢在战乱后回到南京时，他的南京的一个友好方文在写赠他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话：“……今年君忽归，閨里息尘鞅。我聞則私喜，从此获亲傍。汲汲訪君庐，握手道无恙。南国昔多賢，輒近日凋喪。顧、張木已拱，紀、余又飄蕩。幸有之子存，居然丈人行。……”(見“念山詩”卷一，“喜龔半千还金陵”)詩中所提到的“顧、張”“紀、余”都是龔賢明亡前在南京时的友好。其中的顧就是明亡前在南京士大夫中頗为聞名的詩人顧与治。他是龔賢的友好，也是方文的友好。由詩中可以看到他与龔賢是同輩的人。顧与治在給龔賢的信中也将龔賢称之为“仁兄”(見“賴古堂尺牘新鈔”卷一，顧与治“与龔野遺”)。顧与治生于明万历27年，即1599年，卒于1660年比龔賢早死。我們由此推知龔賢約生于1599年前后。至于龔賢的卒年，我們由孔尚任“哭龔半千”一詩(見汪蔚林輯：“孔尚任詩”頁一四八)得以确知在1689年。孔尚任在詩中說：“野遺归命辰，已巳秋之半。”这里的“已巳”是清康熙28年，即1689年。
- ② 叶德澄“崑山人物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中說龔賢“久寓他邑，使不自言其故籍，孰知为崑山人”。有一些地方志、繪画史书是把龔賢誤作是南京人的。

关于龚贤的家世已不可考。他的画上有时可以见到一个印：“江东布衣”。龚贤是否曾作过官，这不可确考，但从他一生的清苦的生活来看，他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属于下层的人物，这点是无疑的。也正因此，从没有人详细记述他的生平。他的最主要的诗文集“香草堂集”，可能从来就没有付刻，也许刻出以后早就被毁禁或湮没了。好在龚贤的交游颇广，在一些明遗民所编的诗集中也还保存着他的一些诗，画史中也略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寻出一些线索，对他的生平作一个大致的描述。

龚贤有一首“半亩园诗”，是自叙他的生平的，虽然也还很不详细。诗的一开头就说：

“嘘嗟少年日，识事苦不深。自知非通才，奚足承华簪。一邱养吾志，天空鸣素琴。摄生调茗药，户外多幽寻。希寿七十年，而正黔娄衾。”^①

于此我们可以见到龚贤的人生理想。他自知自己作不了官，也不想作官，只希望能有身体上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平静自由，如古代的隐士黔娄那样度过一生，正直地死去。^② 这样的人生理想，自然说不上进步。这只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出身低微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明代以来，一般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

① 见“金陵诗征”卷三十四。

② 黔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隐士。鲁恭公和齐威王请他作大官，他都拒绝了。他死以后，家里穷到连给他裹尸的被子也遮盖不了身体。他的朋友曾西见到了对他的妻子说：“被子正着裹不上的，斜着就裹上了。”他妻子说：“斜着裹上了还不如正着裹不上好。我的先生生前从未偏斜过被子，死后偏了，有违他一向的习性。”（见“高士传”）这故事说明黔娄一生到死也还不怕贫苦，保持正直的人格。龚贤诗中“希寿七十年，而正黔娄衾”，取的就是这个典故。

治斗争中到处趋炎附势以求利禄的人是很普遍的。明亡以后更有不少人趋附清朝统治者以求温饱。比起这些人来，龚贤的品行自是无可厚非。在另外的一首诗中龚贤曾表示了他十分憎恶那些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物，而甘愿永远作一个“柴桑翁”。他在诗中说：

“……所以柴桑翁，但饮柴桑酒。吾侪真小人，畏热如焚首。”^①

这首诗是晚年龚贤新搬进刚买到的“半亩园”，准备修理房屋，栽种花竹，隐居下来时所写的。诗是他向邻人乞竹栽种时所引起的感慨。龚贤在诗中以反讥的口吻所说的“小人”自然是那些在明亡之后趋附清朝统治者的新权贵。

但是龚贤的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当时社会里中、小地主阶层的社会政治理想。龚贤有一首诗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向往的其实不过是一种悠闲舒适的生活：

何日山中住，山中广置田。

高原儿课种，精舍我闲眠。

二月到八月，莺天与笋天。

总无愁苦法，那得不长年。^②

这种生活理想，自然并不很高，但在他的时代也是注定了不能实现的。龚贤自己也痛切地感到了这点。他从一种通常的宿命观念出发，深感“苍公”的不宽仁，连他这样的一点“薄分”也不加“鉴临”。^③这“苍公”并不是上帝，而是龚贤所生活的那

① “乞竹诗”，见“金陵诗征”卷三十四。

② 见李榕之编：“清画家诗史”（甲下）龚贤诗：“何日山中住”。

③ 见“半亩园诗”

个充满了各种尖锐的矛盾的动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象龚贤这样的出身低微的人，处境自然是极为艰难的。在人民方面，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城市贫民也大都卷入市民的运动当中，而龚贤由于个人思想的局限，不可能投向人民。例如在他的诗中，曾把农民起义军称为“贼”，这说明他对农民起义是反对的。因为农民的起义，和龚贤的那种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的实现是敌对的。在统治阶级方面，龚贤出身既低微而又不肯趋炎附势，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出路。加上清军入侵，就更使龚贤这样的人疲于奔命了。“百苦不一乐，到老尚谋生。”^①这是龚贤对他自己一生的适切的写照。然而也正是因为龚贤个人的这种艰难的处境，才使他能够积极参加了要求改良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的政治斗争，以及反抗清朝侵略者的斗争。就在晚年退隐之后他也从未完全地消极颓唐，不问世事，而仍然关心着民族的复兴，保持坚贞的民族气节。他的集中力量从事绘画艺术是在晚年退隐之后。绘画对于他不仅仅是聊以自娱，而是抒发和寄寓他深厚的爱国情感。总的说来，龚贤是一个关心政治的、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深厚情感的爱国主义画家。

龚贤早年的生活我们不清楚。但从“半亩园诗”中我们知道他早年曾因为谋生而被迫远离乡井，到过北方苦寒地区，吃了不少苦。^②大约在壮年的时候他回到了家乡，正式有了家室。^③从回家以后到明亡以前，是龚贤一生比较稳定也比较欢

① 龚贤诗：“百苦”。见“明诗综”卷八十一。

② “半亩园诗”：“……覓食不毛地，冰霜坏衣襟……。”

③ 见“半亩园诗”。

乐的一段时期。

这段时期约当明代天启、崇祯年间。这时宦官的势力暂时地被压抑下去了。东林党逐渐演变而为复社，而且声势颇为壮大。南京是复社名士们聚集的中心，他们在这里结社赋诗，既是士大夫的风雅胜事，也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当时魏忠贤的干儿子阮大铖也来讨好复社的文人了。但随着外患的加剧，宦官的势力又逐渐活跃起来，图谋再度走上政治舞台。复社文人们和这种阴谋展开了斗争。斗争中轰动一时的事就是南京复社文人公布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一事。揭中揭露了阮大铖想再度专权的阴谋以及他的种种贪污和勒索民财的罪状。复社的声势在这时还很大，以致阮大铖迫于社会舆论，只好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去躲起来。

在南京的复社中，集聚了一批正直的、想改良朝政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的人物，有的出身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如领导人物“四公子”中的侯方域等），但也有不少出身“布衣”的“寒士”。大约就在这一时期，龚贤和复社的文人们相交游，在“江南六代风流地”过了一段“翰墨坊”中的生活。^①由于龚贤有着正直不阿的人格和在诗、书、画上都有一定的成就，所以他成了复社士大夫中知名的人物。^②

① 明亡后龚贤在“赠友”一诗（见“金陵诗征”卷三十四）中惋惜他这一时期的生活的逝去，诗说：“江南六代风流地，白下多年翰墨场。古物已无王逸少，名人独剩顾长康。量宽嗜酒难逢醉，才大论诗莫禁狂。急办青钱买山隐，坐听深树候鶯簧。”

② “今世说”卷六载：“诸骏男过广陵，叹曰：‘小有之风流顿尽，于之一之宿草久衰，柴丈迹迹于白门，梅岑栖紉于远郭，故人云驰雨散，念此能不伤怀？’”可见，龚贤和当时南京的名士李小有、王于一、宗梅岑等同为风雅所系的人物了。

龚贤这时在南京的友好值得提到的是顾与治和方文(龠山)。顾与治是南京文人们集社赋诗的有名的主持者,①在政治上是和复社士大夫完全站在一起的。一次,阮大铖因想讨好于复社文人,把他的诗集求顾与治作序,顾坚决不作。明亡以后他保持着坚贞的民族气节,是一个刚正的爱国者。②方文是复社中的人,“留都防乱公揭”的署名者之一。③由他的主要诗文集都被清朝统治者毁禁一事,④我们可以想见他不仅是一般的爱国者而且是颇为激烈的人物。龚贤和他们两人都有很深的友谊。顾与治和方文也是好友。明亡以后,大家四处分散。晚年龚贤再回到南京,当时顾与治已死去,方文正在南京。对于老友归来,方文欣喜已极。他在“喜龚半千还金陵”一诗中追述了他们过去的友情,慨叹昔日的许多友人如顾与治等都已死去或四处飘流,对于他素所钦佩的老友还健在并且回到了南京十分高兴,欣喜此后在这复亡了的“旧京”有一个可以谈谈的人了。⑤

从龚贤与顾与治、方文的交道中,我们可以想见他在政治斗争上无疑是完全和复社站在一起,而且积极参与了斗争的,否则就不可能设想他能得到方文那样的敬重。在士人的修养上,龚贤也和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一样地主张“穷经致用”、

① 见“顾与治诗集”宋嗣序。

② 参见“施愚山先生学余文集”,卷十七,“顾与治传”。

③ 见吴应箕“复社姓氏”。

④ “清代毁禁书目四种”中有方文的以下的著作:“龠山集”、“龠山续集”、“龠山诗钞”。

⑤ 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龠山诗”卷一。

“经世致用”。即主张士人做学问要实际有益于国家天下。^①但龚贤是否正式加入过东林党或复社则难于确考了。

复社在南京所取得的优势并不能保持多久，很快阮大铖、马士英窃据了权位，大肆搜捕迫害复社人士。龚贤也是被搜捕的人之一。他曾为了逃脱迫害，数次迁居。^②

1645年清兵进入南京以后，复社的士大夫们大都以悲愤慷慨的心情离开了风流胜地的南京，投入了漫天的反清民族斗争。其中的许多人，表现了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龚贤也在这时投入了斗争。

我们现在在龚贤的诗中可以读到以下的一首诗，大约为龚贤在战乱中奔走时所作。诗是这样写的：

“扁舟当晓发，沙岸杳然空。人语蛮烟外，鸡鸣海色中。

短衣曾去国，白首尚飘蓬。不读荆轲传，羞为一剑雄。”^③

从这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失陷之后龚贤就抱着复国的志向离开了南京，所以诗中说“短衣曾去国”。但龚贤在外奔走了多年，头发也白了，既没有能如荆轲那样慷慨为国死去，却仍在战乱之中四处飘流，过着极不安定的、清苦的生活。诗里一方

① 见“赖古堂尺牘新钞”：“结隣集”卷十一，龔賢致張侍御。

② 见“赖古堂集”卷六周亮工诗“半千移家”：“倦鳥无高翼，卑飞又一林。小心过逆旅，大意失黄金。觀亦移將破，山猶入未深。空聞买字者，曲巷費追寻。”

③ 并见卓子任编“遺民詩”卷八，王漁洋編“感旧集”卷七，朱緒曾編“金陵詩征”卷三十四。

面表露了龚贤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也是龚贤对于自己的悲苦的身世的慨叹。熟悉龚贤生平邓孝威，在他所编的“天下名家诗观”中选了龚贤的这首诗，并加了一句批语：“寓意至深。”这句批语是很中肯的。

龚贤在外奔走的时间约有十年左右。^①他在这样长的时期中一定参加了不少的斗争。但可惜限于资料，我们对他这一时期的活动不能有所叙述。从他的诗中我们只知道他在离开南京后曾到过泰山，作有“登岱”一诗，^②表现了一种悲壮的爱国感情。

龚贤归来之后，家乡在战乱中被洗劫的惨景，留给了他一个永远难于磨灭的沉痛的印象。他的一个友人赠他的诗中有这样的话：“乱离足飘泊，老大还郊垆。……亲戚谁复在，虎啸山风腥。惊疑儿女色，顾恋旧人情……。”^③国破与家亡，深深激起了龚贤对于侵略者的仇恨。这种仇恨集中地表现在他回南京后所写的下面一首诗中：

“登眺伤心处，台城与石城。雄关迷虎踞，破寺入鸡鸣。一夕金笳引，无边秋草生。囊驼尔何物，驱入汉家营！”^④

这首诗写得很好，爱国的悲愤之情十分强烈和真挚。我们试设

① 见“金陵诗征”卷三十四“拟归来”一诗：“故业乱余在，逃亡十载还。”

② 见“金陵诗征”卷三十四：“勒马瞻东岱，嵯峨势独尊。半空悬日观，一蹻仰天门。气接荆吴白，云归齐鲁昏。久虚封禪事，碑碣幸长存。”

③ 见“遣民诗”卷八，吴嘉纪：“寄题龔大野遗新居”。

④ 见“金陵诗征”卷三十四，“登眺伤心处”。

想一下，龚贤从战乱中回到旧京，登高一望，极目是一片荒凉景象，忽然见到骆驼走入了汉家营内，这从关外来的动物，在龚贤当时的眼中是何等刺眼，何等可憎的一种东西呀！从他的充满亡国之痛的心中迸出了这首诗的末两句：“橐驼尔何物，驱入汉家营！”这是龚贤对于侵略者的痛苦的诅咒。

如果龚贤是在1645年南京失陷后离去南京的，那么他奔走十年后归来则在1655年的前后了。这时全国范围的反清运动已转入了低潮，清朝侵略者的统治是渐趋稳定了，而龚贤也已到了暮年，再难有什么作为的了。寻觅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保持自己的民族的操守，这是唯一的归宿。这时和龚贤同时的许多明代的遗老也都纷纷归隐。

经过几次的选择，龚贤最后定居到了南京的清凉山。他在山上购置了几间瓦屋，因为屋旁有地半亩可以栽花种竹，所以龚贤就把他所居的地方名之为“半亩园”。龚贤曾寄诗请王石谷作“半亩园图”，诗末附了一个长跋，描写了“半亩园”的景色：“……清凉山上有台，亦名清凉台。登台而观，大江横于前，钟阜横于后；左有莫愁，勾水如镜，右有狮岭，撮土若眉；余家即在此台之下。……”^①这是一个最便于登临纵览故国江山的好地方，也是最便于以“造物”为师进行绘画创作的好地方。南京现在还保存着画家的故居，但已远不是原来的面貌了。

龚贤隐居之后，断绝了一切与外界的交往，以免遭到可能的迫害。但如上面我们所指出了的，他的退隐并非从此完全消极颓唐，不问世事。他对于那些还在外进行爱国斗争的远方

① 李潜之辑：“清画家诗史”，甲下。

的友人，还期待着他们传来“好音”。^①另外，他还和在南京的好友方文相往来，^②一些爱国的遗老和士大夫也常来访问他，赠给了他不少诗篇，对他隐居后的清苦的生活和坚贞的气节深表同情和敬佩。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广东的爱国志士屈大均和他有很好的交情。龚贤对屈大均的为人十分钦佩，称赞他“龙章凤姿，辉映南海”。^③屈大均到南京时曾去访龚贤，两人也常有书信往还。

除了仍然关怀着民族的复兴之外，龚贤在晚年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绘画艺术上。此外他还致力于中晚唐诗的搜集整理和印行的工作。^④孔尚任在赠他的诗中说：“野遗自是古灵光，文采风流老更强。幅幅江山临北苑，年年笔砚选中唐。”^⑤这是龚贤晚年勤奋的艺术生活的写照。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龚贤在隐居之后的集中力量从事绘画艺术，不是如某些士大夫在退隐之后以绘画作为一种自我娱乐的东西而已，绘画是他描写祖国江山，寄寓爱国感情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因此龚贤对待绘画艺术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的朋友周亮工赠他的诗中有这样的话：“妙画殊无意，残书若有思。”这是很理解龚贤绘画的话。

龚贤在绘画上的成熟是在他隐居之后。我们所见的他的作

① “半亩园诗”：“寄谢交游人，与子别升沉。知己越天末，岁时遣好音。”

② 见周亮工：“读画录”。

③ 见王埙：“今世说”，卷四。

④ 据周亮工“读画录”所说龚贤搜集整理了一百多家中晚唐诗人的作品，其中很有些不易见的本子。龚贤仅刻印了其中的二十家，名之为“中晚唐诗纪”。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扉页上题：“半亩园藏版”。

⑤ 见汪蔚林辑“孔尚任诗”页三十二。

品，大半作于康熙之后。另外龚贤在诗歌艺术上也有其一定的成就。他的诗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思想内容，但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很为真挚的爱国情感，读来使人觉得质朴清新，没有什么空虚的陈言套语。前面我们所引述了的一些都是写得不错的。

清代画史把龚贤称为“金陵八家”之首。“金陵八家”除龚贤外其他的七家是：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造、谢荪。“八家”并不是一个有着共同的作风的画派，而是同时有名于南京画坛的八位画家的总称。他们的作风和专长各不相同，但也有着一致的倾向。他们大都是一些出入于复社名士中的人物（如樊圻、高岑、吴宏），而且在艺术上都主张独创，也确实有独创精神，不似“四王”派系的画家跳不出“元四大家”的圈子。但是除龚贤外，别的几家都还未达到卓然成家的地步。从他的作品的鲜明的思想倾向上看是如此，从他的艺术表现技巧上（造型、构图、用笔、用墨等等）看也如此。因此龚贤的声誉能越出南京的范围，在当时的画坛上有一定影响，于后世也还有影响。龚贤外的七家则较为人所少知，作品流传也不多。但他们的身上有着和“四王”派系画家对立的新倾向，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发掘研究。

晚年龚贤在南京的生活很苦。他不仅卖画、卖字，而且招收学生教画，借以维持生活。

龚贤在绘画教学中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他没有向学生发表一些玄虚的议论，也不是教给他们模仿某种死板的图式，而十分注意于引导学生认真细心地观察自然，由此理解画法的实质。例如他由山石受光而有阴阳的道理去讲解皴法，就合乎科

学而易于为初学所了解。特别卓越的是龚贤教导他的学生不要盲目模仿古人而要以“造物”为师。关于这点我们下边还要谈到。

在教学的方法上龚贤很为切实而有科学性。他认真地为学生们作示范，把山水画中的树木山石房屋桥梁、江河流水等等一一加以分析讲解，指明画法的程序、应注意的事项和初学所最易犯的毛病。龚贤课徒所用的画稿流传到现在的还不止一种。^①画稿都是十分认真地画成的，并在图旁有关于各种画法的批注。这些画稿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为初学山水画的人所编的简明切实的教科书，在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它的编辑讲解合于实际，而示范的画稿是出自我国绘画史上一个有相当高度成就的画家之手，所以值得我们加以珍视和利用，作为我们今天学习传统绘画的一种很好的资料。

就我们所知，在龚贤之前编辑过山水画教材的只有李长蘅一人。李长蘅所编的原本今天已见不到，我们今天随处可见到的“芥子园画传”就是从李长蘅的本子增编而来的。^②增编者是王概，他是龚贤的好友方文的外甥，^③也是龚贤教过的学生。^④他所编的“芥子园画传”，初集讲山水画的部分，从体例上、讲解方法上都使我们想到是吸取了他老师的教学经验的。“芥子园画传”初集刊行于1679年，即龚贤逝世前的10年，王概在

① 据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所言共有三种：日人印上海蒋氏藏本、贵州莫友芝藏本、已由中华书局印行了的被伪题奚冈所作的一本。

② 见“芥子园画传”李渔序。

③ 见“龛山诗”王概序。

④ 见“国朝画征录”卷中王概条。

编辑中曾否向他的老师请教过就不得而知了。

“芥子园画传”比起龚贤的画稿来在内容上增多了的就是从古代各家的作品中分门别类地辑绘了各种范式。如果善于利用，这对初学的人向古代画家学习是很有好处的。但由于王概在讲解上不如他的老师而颇有許多形式主义的地方，加上学者的不善利用，结果反助长了割取古人画幅中的东西拼凑成章的风气。前人早已指出：“自芥子园图谱出，而举一反三反者，下笔辄如刻板。”^①此外“画传”的原本经木刻而不能见到用墨的浓淡干湿的变化，也是一大缺点。今天我们最好是把龚贤的画稿和“画传”参照起来学习。

龚贤在南京直到 1689 年，因为老、病、穷再加上遭到迫害，在这年的 8 月死去了。在他的生平中死前的两年有一件值得我们加以叙述的事，那就是他与孔尚任的结识。

孔尚任是一个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大戏剧家。他所作的名剧“桃花扇”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这是一部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而又加以高度艺术提炼后写成的南明亡国悲剧。剧的背景是南京。剧中真实揭示了断送南明王朝的是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宦官阮大铖等的得势专权，表现了复社文人对阮大铖的斗争（公布“留都防乱公揭”一事也被写进去了），歌颂了民族英雄史可法、复社爱国文人以至一般普通人民的崇高的爱国精神。

孔尚任早年就有写作“桃花扇”的打算了。但全剧当时还只有一个“轮廓”，未能最后完成。因为孔尚任“愚见闻未广，有

① 见“画筌折笔”汤胎泼跋。